



(日) 宫部美雪

著

黄心宁 译

寂寞猎人

淋 し い 狩 人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官 部 み ゆ き

寂寞猎人

[日] 宫部美雪 著

黄心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寂寞猎人 / (日) 宫部美雪著; 黄心宁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2
ISBN 978-7-5500-3175-3

I. ①寂… II. ①宫…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2868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347

SABISHII KARYUDO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1993 MIYABE Miyuk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步文化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寂寞猎人 JIMO LIEREN

〔日〕宫部美雪 著 黄心宁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瑜
责任编辑	袁蓉叶姗
特约策划	王婷
特约编辑	王婷李肖
封面设计	林丽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Guang Yuan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
字数	153 千字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175-3
定价	42.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Ⅴ	第一章	有名无实的六月	001
Ⅴ	第二章	默默走了	045
Ⅴ	第三章	不道歉的岁月	077
Ⅴ	第四章	吹牛喇叭	111
Ⅴ	第五章	扭曲的镜面	149
Ⅴ	第六章	寂寞猎人	181

第一章

>

有名无实的六月

“爷爷，有你的客人！”稔从仓库门缝探出头喊道。一如往常，他将棒球帽颠倒过来戴着，嘴巴动个不停，看似正在嚼口香糖。

“你最好快点，是个美女哦。”说完，稔便兴冲冲地返回店里。

岩老爹将十本一套的《儿童世界名著集》放回书架，拍拍裤子上的灰尘走出仓库。

正值六月梅雨季。不论如何清扫，仓库内总是充满霉味。走进只隔着一扇门的店内，这次换了一股雨水的味道。客人将外头的雨水带进店里来了。

东京的老街荒川河堤下，一栋小型商用建筑的一楼，十平方米大的店面和三平方米大的办公室兼仓库，贩卖的书籍全是旧书。没错，岩老爹所经营的“田边书店”正是一间旧书专卖店。每天从中午营业到午夜十二点，周末照常营业，公休日只有过年初一到初三、终战纪念日，以及这家店的创办人也是岩老爹挚友的忌日——六月十五日。勤劳是这家店的卖点，不过稔总是爱开这个地方的玩笑，因为这是个海拔零公尺的地区，他常说这是全日本海拔最低的旧书店，当然这也是这家书店的另一个卖点。

岩老爹走向柜台，稔正向一位略显老态的男子收款结账。他仔细数着三张一万日元的纸钞。岩老爹默默地站在稔的后面，等他找钱交付商品后，一起大声喊道——

“谢谢光临！”

或许是心理作用，客人纤细的背影仿佛震了一下。对方稀疏的头发紧张地晃动，稔看着这个景象，用双手捂住嘴巴，掩不住笑意。

客人一消失，岩老爹戳了戳稔的帽子：“那个卖出去啰？”

“嗯，卖出去了。”稔的鼻头开心地抖了几下。

“他自投罗网啰？嗯？”

“爷爷你太聪明了。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岩老爹和稔口中的“那个”，指的是一套五本的自传集。这套书的作者名为织田白蓉，是某宗教团体的教祖。

虽然这是一套四六版精装书，内容也使用了丰富的照片，但定价实在贵得吓人，一万九千日元是也。第一本第一页刊载著作者照片，下方写着“作者玉照”。

“在我们店里，能让人一次就掏出三张一万日元钞票的就只有那个啰。”

“应该可以再多敲一点钱。”稔窃笑，“那个人看到广告，吓得冲进店里来呢。”

一个星期前，这奇怪的五本书包在纸袋中被人遗弃在田边书店的铁门前。这代表主人不奢望卖钱，只想要把它送走，而这种书通常没好货。一打开纸袋，里头竟是关于某个教祖一生的自传，而且还有作者签名。

以这样的方式将书籍遗弃在旧书店门口，岩老爹认为这个人应该不会是个坏人。因为对方知道，如果要店方收下这种书，店方肯定面有难色，但这个人又不忍心丢掉或是回收换成卫生纸。换句话说，这个人对书本多少怀有尊敬之意。

然而，岩老爹并不认为万物中唯有书本值得尊敬。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流下汗水的人们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而书本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言归正传，被人遗弃在外的“教祖的一生”，照理说并不会受到田边书店的欢迎。这家书店并不贩卖名副其实的“古书”，架上的书籍多半是消遣用的书本，全是纯粹的娱乐书籍。有小说，也有指南书，有《画画的技巧》，也有童书。客人来店里买旧书，只为了求得乐趣和梦想。像“教祖的一生”这类书籍，在这家书店可是无法获得认可的。

——“就算送到市场，也没人买吧。”岩老爹叹了一口气。

稔在一旁翻了几页说道：“里头夹了一张明信片。”

那是都税事务所寄来催缴固定资产税的明信片。

“好死不死，他竟然留下这么有用的东西。地址姓名都一清二楚嘛！”

稔觉得可笑，提议说：“打电话叫他带回去吧。”但岩老爹另有想法。当天，他便在店外贴了一张广告——

织田白蓉大师的名著《我的人生道路》五集一套已进货，作者签名珍贵版，十日内若无购买者，书籍将退回出版商，切勿错过好书！

所谓出版商，即是该宗教团体的办公处。要是把签名书退回去，对

方肯定大为光火。到底是谁竟敢将教祖亲笔签名的自传卖给旧书店，他们势必会追究出这个不知好歹的信徒，而遗留这五本书的人也非常清楚这个下场的严重性。

于是便有了今天的结果，毋庸置疑，刚才买下这些书的男客人正是丢下教祖自传的当事人。

“不过爷爷，你怎么知道他会来？他大老远跑到这里丢下这些书，可能再也不会靠近这里了啊。”

面对稔的提问，岩老爹掩不住笑意回答他：“他一定非常在意这些书是否会卖出去，绝对会跑回来窥探状况。歹徒一定会回到作案现场。”

“爷爷，你好像刑警哦。”

“话又说回来，你说的那个客人根本不是美女嘛。你的标准还真是怪。”

稔吓得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是，爷爷搞错了！来找你的美女客人是真正的访客，不是书店的客人。她是来找你的。”

“在哪儿？”岩老爹慌慌张张地问。

稔环顾店内，指着推理小说文库本的书架一带。

“就是她。”

那里站了一名二十多岁、身材苗条的女性。不，为了形容她那动人的风采，应该说她“伫候”在那里。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让她进入办公室，请她坐在客用的椅子上后，岩老爹总算开口了。

前来拜访岩老爹的小姐，叫作佐佐木鞠子。她说自己任职于大型都市银行，还掏出行员证，笑着证明自己不是可疑人物。岩老爹回想：虽然没听过她的名字，不过似乎在哪儿看过她。对方说她上个月还住在这附近，也曾逛过这家书店。

“谢谢您的捧场。”岩老爹垂下他圆滚滚的头道谢。据稔形容，这颗头“外形虽然圆滚滚，但里头却是硬邦邦”。

“因为结婚，所以搬家了吗？”

岩老爹这么一问，鞠子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

“是的，我们在上周日办了喜宴。”

岩老爹心想原来如此，她也是所谓的“六月新娘”吧。

大家老爱把西洋的习俗带进日本，但愿这样的现象不会给其他人造成麻烦。岩老爹认为，六月正值梅雨季，这种时候被迫参加喜宴可不是件开心的事。这位小姐外表看起来聪明伶俐，但说不定也是个没有想法的普通女性，让岩老爹暗自失望。

鞠子并不知岩老爹心中的想法，收起笑容后，换成严肃的神情。

“岩永先生，我可以这么称呼您吗？”

“当然可以，岩永幸吉正是我的名字。”

这个名字大刺刺地写在店门口张贴的古物买卖业许可证上。而许可证旁摆了这家店的前任店主——桦野裕次郎的遗照。岩老爹希望借此提醒桦野时时刻刻陪在自己身边，两人共同经营这家店。

“那么这家店的店名是……”

“啊，那是因为这一带叫田边町。”

这时候稔送茶进来。鞠子问道：“这位是岩永先生的……”

“这是我唯一的不成才的孙子。”

稔嘟起嘴巴：“不成才是多余的吧。我叫岩永稔，请用茶。”

稔端茶的动作很利落，鞠子道谢后拿起茶杯问道：“高中生吗？”

“是的，我今年四月才刚入学。”

鞠子疑惑地看着稔头上的帽子：“为什么把帽子颠倒过来戴呢？”

“帽檐在店里会阻碍视线。”

“那为什么还要戴帽子？”

“我怕沾上灰尘或虱子。”

“店里没那么脏！”

“所以我说只是担心沾上嘛。”稔一派轻松地回答，“而且我是棒球队的。”

“哇，好厉害哦。”鞠子微笑，“守哪里呢？”

“左外野，第五棒。”

“你不是垒审吗？在三垒附近的不是垒审？”

“没办法啊，学校操场太小了嘛。”

稔害羞地离开后，岩老爹说：“别把那小子的话当真，他们学校的棒球队不过是打打软式棒球之类的玩意儿罢了。”

鞠子开心地放松了脸颊：“别这么说，您的孙子真可爱呢。不过他好像不记得我了。”

岩老爹歪着头问道：“您的意思是……”

“两位曾经救过我呢。”

鞠子说起了两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

“那天我下班后走在路上，一个陌生男子一直跟踪我，当时我吓得逃进这家店里。您不记得了吗？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她说道，当时岩老爹要她暂时躲在店里，他到外头探探情况。稔当时也在店里，鞠子因为狂奔而气喘吁吁，稔还好心地为她倒了一杯水。

“没过多久，岩永先生就回来了。您说您在外面撞见一个行踪可疑的男子，您正要叫住他，他就逃走了。书店打烊后，您和您的孙子两人送我回到我家附近。我还记得您当时说，这附近没有警局，实在不安全。”

岩老爹脑中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了。

“啊，好像有这么回事。”

“我也想起来了。”稔再度探出头来，“没错，没错，就是你。因为你的发型变了，所以我一时没认出来。”

“别在那儿偷听！”岩老爹骂他，而鞠子则开心地点头。

“你说得没错，我当时留着长直发。”

她现在的发型是露出脖子的利落短发，白皙滑嫩的额头也十分亮眼。

岩老爹收起下巴，端详着鞠子的容貌：“没错，我想起来了。哎呀，我一时糊涂了。”

“是吗？爷爷你不是说过，到了你这个年纪，就像每天一步步死去，所以健忘得厉害。”

岩老爹瞪了稔一眼：“好好顾店！万一有人偷书，我就扣你薪水！”

“你就算赚我的钱，也带不进棺材里呀！”稔说完就立刻逃回店面。

“你知道我为何说他不成才了吧。”岩老爹说着，大口喝了口茶。

鞠子笑个不停，从包里取出手帕擦拭眼角的泪水，然后调整呼吸正视岩老爹。

“不好意思，我竟然大笑起来。因为我好久没遇到这么开心的场面。”

“你新婚没多久，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鞠子的表情忽然黯淡起来。刹那间，她原本清楚明显的五官在黯淡的神情下，仿佛萎缩了。

“我今天拜访您，其实是因为有事相求。”

她的视线停留在岩老爹衬衫的左肩一带，接着突然抬起视线开了口。

“您还记得当天跟踪我的男子长什么样子吗？能否分辨出他的长相？您的记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当晚，应该说过了十二点打烊后，岩老爹和稔回到岩老爹的公寓，开了寿喜烧派对。他们用“教祖的一生”换来的钱，买了大量的牛肉。

桌前有一位客人，桦野俊明。已故前店主桦野裕次郎的独生子，目前三十二岁，单身。桦野裕次郎本身结婚较晚，然而儿子也迟迟不肯成家，没让他抱上孙子就往生了。

亲朋好友以及同事都称桦野俊明为“河马兄”^①。初见面的人听到“河马兄”，容易误以为他是个丑男，但一见到面才发现，竟是个清秀的美男子，因此人们总是惊讶不已，俊明自己也乐在其中。

“我们来拉一条牛肉的三十八度线。”稔凝视火锅说，“爷爷，可别侵略我的领土哦！”

① 日文中的“桦”与“河马”同音。

俊明一边替岩老爹倒吟酿酒，一边笑道：“不用这么做，肉还很多呢。”

“要抱怨就回去吃自己家的饭！”岩老爹说，微醺的他，嗓门也特别大。

“我才不要，在家就得一个人吃饭呀。”

稔的父亲是机械大厂的业务部长，母亲是装潢设计师，父母都各自拥有忙碌的生活。独生子稔一出生就是个“钥匙儿童”。不过只要父母堂堂正正，就算放任不管小孩，孩子还是能够平安长大。父母闲着没事，整天黏着孩子反倒不好。

自从一年前岩老爹接下这家店，稔几乎每周都前来帮忙。而且岩老爹也需要他，因此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桦野裕次郎在六十岁的时候开了这家田边书店，孤军奋斗独自经营。去年他六十四岁时病逝，他在临死前把儿子俊明叫到床边，嘱咐书店未来继续营业，而俊明也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遗愿。

然而俊明无法亲自经营，因为当时他好不容易当上了盼望已久的便衣刑警。

于是这项遗愿便寄托在桦野裕次郎的好友——岩老爹身上。俊明拜托岩老爹来担任田边书店的约聘老板。

但是，即便是好友与好友儿子的请求，岩老爹仍然无法轻率答应。岩老爹和桦野裕次郎不同，他既不是文艺老人，也不爱好文学。他会看的文章仅局限在报纸。他在木材批发商工作了四十年，退休后不希望打扰儿子一家人，于是打算独居，玩玩盆栽过余生。

这时候，稔开口了。

“很好啊！爷爷，试试看嘛！我会帮你。”

“说到小说，我可是比爷爷在行呢！”

这些话有“一鸟入林、百鸟压音”的作用，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岩老爹对于旧书，是个彻底的门外汉，起初只好半学半做。旧书店工会的干部在桦野开业时帮了不少忙，这次也同样帮了岩老爹，半年后，这家店才总算走上了正轨。这期间的经营并没有出现大亏损，这都归因于桦野生前抓住了客群，而且他的经营方针也抓对了消费者的喜好。他的经营方针即是：“只卖保证能够提供快乐的娱乐书籍”。

如今岩老爹也有了老板的样子。他原本与儿子一家人同住在横滨，但他嫌太远，于是在书店附近租了一间公寓。稔则固定在周末前来帮忙，顺便在爷爷家睡一晚。

名义上的老板则是桦野俊明，他目前隶属于警视厅的刑事部搜查一课。他虽是捉捕凶残罪犯的优秀刑警，但对于书籍，却一窍不通，似乎也没什么经营上的才华——或许有，但久睡不醒——因此岩老爹更是自诩必须出马保护田边书店。万一遇上狡猾的店长盗领公款，俊明还不一定察觉得到呢。

“实在是太没意思了，三个男人挤在一起吃寿喜烧。”

稔发起牢骚，俊明对他说：“那就带你女朋友来呀！”

“河马兄才该带来吧！你也该定下来成家了！”

“就是没人催我再婚。”岩老爹自言自语闹别扭。

“你敢再娶，不怕奶奶出现在你梦中啊。会有报应哟。”

“别讲这种不吉利的话！”俊明骂了稔之后，转身对着岩老爹说，“先别说这个，我想听刚才的故事。那个美女的故事。”

岩老爹刚向俊明提及佐佐木鞠子的事情。

“这个美女可是人家的老婆呢。”稔边舔筷子边说，“你要搞婚外情也罢，不过河马兄，你已经没空浪费子弹了吧？该是锁定目标……”

“稔，你先住嘴。”

岩老爹酌了一口吟酿酒，一边在舌尖感觉那冰凉爽口的余味，一边整理脑袋里的信息，因为鞠子的故事内容有些错综复杂。

“我跟她说我应该还记得当天跟踪她的人，也可以指认。”岩老爹拿起筷子，“于是明天佐佐木小姐要替我制造机会，找个地方让我指认那个男子。”

“在哪儿？”

“她姐姐住的公寓大楼里。”

“姐姐的？不是她本人的家吗？”

“这说起来有点复杂。”

岩老爹难以界定鞠子口中的“事件”从何而起，索性遵照她说明的顺序，就从四个月前，她姐姐美佐子失踪的那天开始说起。

美佐子今年三十四岁，比鞠子大十岁，姐妹俩从小父母双亡，从此，姐代母职细心照顾鞠子。

鞠子说：“她是个非常体贴的人。不过她高压式的管教，有时让我难以承受……”

或许是因为如此，鞠子长大后选择到银行上班，借此机会，两人开

始分开生活。鞠子住在这个小区的某处公寓，而美佐子则搬到了下北泽。

“她说这就像孩子离开父母，并非因为吵架而分开，平时也经常联络。”

美佐子就在这样的状况下突然消失，音讯全无，已经过了四个月。

“失踪前，美佐子打电话到鞠子的公司说：‘小心尖牙与利爪。’”

俊明睁大了眼睛：“什么意思啊？”

岩老爹摇摇头：“我也不懂，稔做了许多解释。”稔想开口，岩老爹立刻举起手制止他，“你待会儿再说，现在不要把事情搞复杂。”

“好。”稔乖乖点头，岩老爹继续往下说：“那是她最后一次听到姐姐的声音。当时她本想立刻赶到下北泽，但当天是周四，是平常的工作日，不可能说走就走。由于姐姐鲜少在白天打电话到公司，所以她下班后立刻赶到下北泽，但是……”

“姐姐已经不在了？”

“没错。”岩老爹点头，面色凝重。

“河马兄也清楚吧，警察并不愿费心搜寻失踪人口。尤其对方是特种行业的女性。”

“如果当事人尚未涉及犯罪的话，那也无可奈何。”俊明缩起脖子说，“事实上，那些人多半是自愿离家出走或是突然消失的。”

“也是啦。”岩老爹叹了一口气，喝下杯中剩下的吟酿酒，“美佐子的异性关系相当复杂，以前曾和一位有妇之夫私奔，当时闹得沸沸扬扬。而且鞠子一查才发现，美佐子的房内少了一只皮箱和几件衣物，加上她的存折也不见了，这些迹象更加提高了她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因